

非物氏

13

3049





門 13  
3049

口 13  
3049

故  
萬地三九郎  
右中三三  
一月

非物氏序



夫聖人之道高矣大矣學者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雖以門高弟若子路之賢而猶以爲迂  
矣唐鞅申韓出造蓋所以爲迂滯而濶於事  
情也然至學吾夫子之道者則當由彼所爲  
迂濶而講明之以求識其道之所以然者我  
邦物氏之造假刊名泐泐以說經義大失其合  
白學者惟功利可以庶幾而已而於道則贅





序  
焉故其所立之言特出於名實慘澹捷徑迫  
切之見而其教必以文采爲先而不以躬行  
爲急是以終身從事於復古無用出文而不  
得以入於聖人之域於是時也異說雜學之  
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飾於其邪說姦言之  
門而麾之遂舉世相應競馳怡不覺悟而人  
皆謂聖人之事業已定衆復敢櫻其鋒者天  
下揚二聖學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近

歲以來二三學者頗知其非而譏議之自歸  
爲一家然而徒易其說而已於道則亦不出  
其範圍要之委靡柔懦而反無以自立也如  
此則塗二附而偕敗壞天下者其何望乎  
之云今日之弊亦懸然可痛矣吾友平子理  
常歎而謂曰瞽瞍誅泗之門物氏者聖人之  
罪人其如不務拒之則懼後世學者之惑而  
莫知所止也於是著北物氏一篇拾擷其乖



妄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爲耳夫生於絕學  
之後而首倡德教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  
之歟二焉濱於毀且困而弗恤也者苟不有  
卓識高志而冥元資剛特不郡之杰其孰能  
有以及之哉如子瑾蓋庶幾焉因序以題其  
篇端且以徵子瑾德教之學

上毛

鵬齊龜田長興撰



非物氏  
物茂卿曰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  
之道也瑜謂茂卿此言率天下之人而賊道者  
也夫先王之制道也順天心以使民人復其本  
然也民人復其本然而后可以稱安矣若夫不  
知順天心不知新天下徒用私智強求安利者  
佛老申韓之教爾終不可得安也縱令一旦得  
安利災害亦從而臻焉是亡他逆天心也茂卿  
不知順天心不知新天下廼徒謂道者先王之



所造爲安民立之。猶之佛老申韓之教。即偷安而已矣。如充其說。則人人當不顧當道與否。而曰何以安利吾國。曰何以安利吾家。曰何以安利吾身。如是。則上下交偷安利。國危矣。又曰。道者統名也。陳安卿曰。道是統名。蓋茂卿勦說之。而安卿固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如果統名。則子思何爲云爾。教亦宜在道之中。不可曰脩道之謂教也。茂卿牽強解此章。雖童蒙亦知其非。不用辨焉。又如天地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善人之道。大學之道。父之道。母之道。

神道易道小道之類。何統名之多也。荀子有性惡之論。仁齋泥之。乃謂孟子性善之言。爲自暴自棄而發。茂卿亦謂有所爲而言也。予讀二氏之書。幾斷韋編。皆此主張斯義之言。乃以仁義禮智爲外物。而欲招之於我也。以若所爲求仁義。猶蔽其耳目以求聽視也。終不可得也已。殊不知孟子之說性。推其本精其義。以詔諸後世也。其全篇所說道德者。皆是莫不以性善爲本者。何爲自暴自棄而發乎。何有所爲而言乎。且夫性善之言。徵諸聖言。果爾。書曰。惟



人萬物之靈。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互而相言。陰陽既爲天之固有。則仁義之爲人之固有。昭昭乎明矣哉。故從先王之教。以擴充我固有之仁義禮智。而後聖賢可庶幾。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二氏不知之。乃排性善之言。蓋不徵諸聖言。以其胃臆而斷故也。

茂卿曰。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茂卿以道爲人智所造作。又以有所得於道爲德。是以德爲外物也。苟不知擴充我固有以爲德。而

强求外物。前所謂耳目之喻。盡心力而爲之。終必無所得焉。故孟子備說仁義之爲內。而告子之徒不能對。則仁義之爲內也。彌明矣。戴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者。不啻謂容止進退之義。乃謂得其理於心也。不則傳所謂華而不實者而已。焉在爲民父母矣。

又曰。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又曰。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謬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孔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孟子曰。民焉有不仁者乎。茂卿之說。何安天下者之多也。



又曰。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爲教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是不知義之爲內。乃告子孟子子之疇已。且記曰。禮以義制。是禮由乎義而起者也。先王豈禮有不足而後又立義乎。又曰。禮先王所制也。書曰。天秩有禮。所以神其教也。是不知禮之天命而我固有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季文子曰。禮以順天。禮之爲天命。不亦昭然乎。茂卿以天秩有禮。爲所以神其教。是以聖言爲詐也。何無忌憚之甚也。

又曰。凡經所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是也。是不知智之在我也。不智之甚者也。大氏茂卿之說。仁義禮智也。徒視大椿之爲木。而不知萌蘖亦是爲木也。不知萌蘖之爲木。而斧斤伐之。茫然望大木之生。不亦愚乎。學者知此境。以讀茂卿之書。則其非不必辯而著矣。夫濟世安民之德。謂之仁義。惻隱羞惡之心。亦謂之仁義。如大學一國興仁。下好義。即仁義之小者也。其他禮智孝悌忠信。皆準之可知也。故必



去斧斤之害。以培其根。而后大木可成。棟梁之  
用可施。噫。茂卿之不知道也。甚矣夫。  
仁齋徂徠以宋儒爲排天道。蓋以謂天者理也。  
瑜謂二氏之言非也。天者斯理也。故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其福善也顯。其威惡也赫。若非斯理。  
則烏有是不測之妙。二氏既以天爲非理。是無  
天也。故仁齋曰。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此以  
無心見天者也。茂卿則以道爲人意所造作。無  
天孰甚於是矣。二氏之昏迷不恭。終身不能明  
道義者。上帝之譴其使然乎。

茂卿曰。聖者。作者之稱也。是戴記言之。雖然。茂  
卿不爲其解。可謂踈妄矣。創新開始曰。作。所以  
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是也。不則  
作一器。亦聖也。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  
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終始。協廢品之自然。  
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如神。下  
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是聖  
之名著明矣。茂卿何以不從孔子之言也。  
又曰。儒者之業。唯守章句。若其道。則以俟後聖  
人意。以先王之道。爲執凡者。其在斯人與。其在



斯人與。譬諸劔焉。干將者良劔也。吾必得干將於後世。而后斬物焉。不亦愚乎。苟從其法。而造劔則雖有工拙。亦善斬物焉。劔不可違其法也。人不可離此道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雖當今。亦莫離道而可言者矣。

又曰。先王之道。常人所不能知。又曰。其德未成。安行道乎。是徒視大椿之爲木。而不知萌蘖亦是爲木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論語。孔子語冉有曰。聞斯

行之。孟子曰。夫道者。若大路然。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然則先王之道。何必君子而後知乎。何必德成而後行乎。

又排子思。孟子曰。皆所以與老氏爭仁義之非僞也。而道德之名紊焉。思孟以闢邪說爲主。所以失也。予讀之大息曰。吁。甚矣。茂卿之無忌憚也。夫子思者。夫子之孫。與孔門同時。子思失。則孔門亦失。孔門失。則經之可取者。不過僅僅四五也。茂卿何以得作二辨論語徵。茂卿之不知道。於是乎愈明矣。以子思爲失。矧於其身乎。夫



老子之道至漢而始著故孟子之書一言不及焉。唯孟子之時有楊朱墨翟耳。而子思一言不及焉。則子思之時無闢邪說之事可知也。子思惡失焉乎。孟子闢楊墨以明道德後世賴其功而道德彌明矣。亦惡失焉乎。茂卿不合其冒臆則生新義以譏先賢其意以天下之人爲無目歟。

又曰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管仲之事耳。茂卿開口則言先儒以臆斷而其人何臆斷。孔子之心可謂狎大人者矣。夫霸者諸侯之事也。非天

子之事也。孔子之時天子在焉。茂卿何以知孔子之果不仕天子也。且夫管仲乃孟子所謂假仁者也。非仁者也。何以知之。子路問未仁乎。孔子對曰如其仁。子貢問非仁者與。孔子之對雖稱其義而不言其仁。子路之問錄者不措者字。子貢之問錄者措者字。可以見矣。

又曰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李王之文拘棘奇澁。何謂之古文辭。茂卿果有繇于此而定古義歟。則李王者茂卿之攸祖述也。何不先之。



而定古義。夫定古義，乃學者之大業。于鱗元美豈不願諸。其所謂古文辭者，不足定古義，可知也。

又曰：聖人豈可學而至諸。此敷衍仁齋字義之言。字義引程子學以至聖人之言曰：若中人之資，以此爲志，必有躐等凌節自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瑜謂：茂卿之言非矣。夫砥礪刮磨之功，積則安知不作聖乎。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是可以證也。

又曰：東海不出聖人，茂卿所謂聖人者，果何者

與我

朝

神武之起日向。

神祖之興三河，生長戰鬪之中。窮智焦思，親犯矢石，蹈白刃，使斯民免于水火之中。數百歲之下，天下晏然，兵革不試，百姓無患，豈不蕩蕩大聖哉。茂卿生昌平之時，飽被德化，廼顧言東海不出聖人，此其意以開國之君爲何等人耶。是居下流，以訕其上者也。

又曰：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予讀至



斯不覺大笑。是蓋譏朱門之教之言也。夫程朱之教亡他。擴充仁義禮智。將以供職任矣。假令顏閔復生於今。亦捨之焉適。茂卿謂其所爲合于孔子所學歟。則孔子豈作奇澁之文。與罵先賢而至乎聖人哉。茂卿又以信聖爲先。其意非不美也。雖然。不知所以然之理。而徒信之。乃佛氏三種心之說耳。非吾所謂信聖之義也。又曰。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頗。皆道之裂已。亦莫有不由人情出焉。故有至言。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吁。茂卿之

學雜取佛老刑名者。於是乎彌明矣。夫佛老之徒。各持其意見。欲用諸國家。用諸國家。則人民受其弊焉。安得不排之。若用諸國家。而毋其弊邪。則何獨尊聖人之道。若曰。道者統名也。天下之事莫不統。故佛老諸子亦在其中也。歟。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時。無佛老及諸子。何以知其。其在統名之中矣。若曰。以道之裂爲聖人之道。歟。則李斯之焚書坑儒。亦出於道之裂。豈斯聖人之道也哉。夫佛老之徒。孔子所謂非聖人者。王誅之所不容也。故孟子排楊墨。韓子及程朱



二子排佛老。苟從孔子之教者。義不得不然也。茂卿之教。以賦詩屬文爲先。不亦戾仲尼之教乎。經傳所謂文者。非下筆搗藻之謂也。苟不用窮理省察之功。而陷溺乎詞藻。以費先陰。則何以致德慧。何以備職任。且夫漢魏而來。至近世。以詞藻鳴者。亦多矣。皆是些些小人。非柔懦昏愚。則放蕩無賴。不爲浮圖之奴隸。則徒名利之競。此其故何也。詞藻陷溺其心之所致也。茂卿廢窮理。每手妄乎。易曰。窮理盡性。以至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天下之理得。而成。

位乎其中。此聖人之窮理者。甚明矣。夫聖人之所爲。則安非學者之事。茂卿不學聖人之所爲。而欲學何者所爲。又禮曰。理者義也。家語曰。禮者理也。又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故天下之事。莫離理而可言者。仁齋徂徠何妄廢諸。且夫學問之道。將以明明德新民者也。故其所窮之理。當務之爲急。其非可務者。不必窮焉。其求一艸一木皆知之者。乃後儒之誤謬爾。程朱則否矣。夫古今天下之事變不測。故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苟非窮



理以應之。而茫然以信古。乃佛氏三種心之說耳。不爲燕噲者幾希矣。

茂卿惡言心。不亦愚乎。夫善之所以爲善。惡之所以爲惡。非以其心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非以其容貌也。若夫放其心而不知求之。則德慈術智何由出焉。天下國家何以治焉。經傳所驚戒。非外其心而言也。乃所以正其心也。茂卿徒摘字綴句。而不知求其放心。既失其良心。宜其不能知道也。茂卿之徒曰。然則何論語言心字之少也。曰。六經語孟各有其綱領。若據一經而

廢其他。則二典三謨不曰仁字。而論語專曰仁字。據二典三謨而廢論語。將據論語而廢二典三謨邪。中庸之二字。詩書不連言之。而論語言之者。一而已。亦以其少廢之邪。則子思何爲作中庸。何況若心乎。故凡讀書當察道理如何也。尚書以禮制心者。乃求放心之義也。非以禮由外鑠我心也。何以知之。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與尚書正相發。而孟子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夫禮既我固有。則無由外來之理。故知尚書孟子之言。求放心



非物  
之義。而非由外鑠我也。茂卿又排朱子曰。不以  
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術焉。誣哉茂卿。朱  
子之書。不以禮樂。而以心者。未之見也。果有則  
示之。吾其視之。茂卿開口。則稱禮樂。以排宋儒。  
夫先王以禮樂治天下者。朱門之童亦善知之。  
矧讀程朱之全書者。孰不知之。

程朱之教。先正其本。而詳其說。仁齋徂徠不知  
之。或云古無此高尚之事。或云古不言心。嗚呼  
愚乎愚乎。夫聖賢之設教也。順時而施之宜。非  
拘高尚卑下也。蓋道之不明也。不得不正其本。

也。不得不詳其說也。故堯舜都兪吁咈于廟堂  
之上。而孔子則專言仁義禮智及性理心命。其  
他種種聖言密矣。精矣。如以正其本。詳其說。為  
非先王之道。則可孔子之道。可謂堯舜之道矣。  
至于思孟。則愈益正其本。精其義。以詔之後世。  
蓋其憂道之深也。迄乎漢魏六朝。老佛橫行於  
天下。其稱儒者。亦徒趨浮靡。爭名聲。僅供王侯  
之顧問而止。於是乎先王孔子之教。不絕如綫  
矣。程朱生於其後。而不見用於世。故從孔孟之  
教之義。正其本。詳其說。以詔之後世。蓋其憂之



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而仁齋徂徠非之。故從二氏之言。則孔子孟子亦不能免其責也。嗟呼。二氏何不從老莊之教。爲太古之無爲矣。

仁齋徂徠惡擴天理止人欲。亦不知道之甚也。前略言之。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各備仁義禮智。是之謂天理。樂記專言所以制禮樂之義。故推其本而語也。非贊說之言也。論語曰。我欲無言。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而以誠命聖人。易曰。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是非謂蒼蒼乎在高也。乃謂全天理也。夫窮人欲則天理滅。所謂狂也。故先王專以止人欲爲教。尚書論語所警戒是也。且舉其一二以示之。書云。欲敗度。又云。無教逸欲有邦。是也。故吾夫子之教擴天理止人欲。將以用諸濟世安民。非曰默坐澄心如達磨者也。大氏茂卿視先王如釋迦也。何也。茂卿不知順天心。不知擴天理。不知新天下。廼挾其私智。欲教化一切衆生。故其言曰。先王之道皆術也。是非釋迦之教。而何。茂卿譏先儒而不能見其睫爾。



甚哉。茂卿之竊佛教也。彼曰。縱使一形造惡。但繫意。專精。常能念佛。一切諸障。自然消除。定得往生。茂卿亦曰。先王之教。養以成其德。則惡皆化爲善矣。豈有二之者之目哉。而茫然以信聖。委成德於其中。既廢省察。又不用窮理。遂陷于佛氏之轍焉。自茂卿吐此邪說。新學小生雷同相和。大吹相從。嗚呼悲夫。

甚乎。茂卿之柔懦惰慢也。其恒言曰。宋儒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噫。彼陷溺于詞藻。不堪用省察。矯揉之功。故作奇澁之文。以飾其陋。欲

蔽其說之出於仁齊。故罵仁齊以彌縫之。陽雖稱儒。陰非先王之道。故尊管仲如聖人。太公茂卿之學。出於仁齊者。三之二。觀二氏之書。可知也。而其視仁齊如仇讎矣。此其卑陋姦曲。亦甚於仁齊矣。

茂卿可謂無特操者也。其言曰。道者統名也。自孝悌仁義。以至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既而復曰。先王之道。禮樂而已。仁智德也。非道也。又曰。聖人之心。唯聖人而後知之。既而復曰。孔子必爲管仲。是茂卿知聖人之心也。又排程朱曰。以其



與外人爭者。爲聖人之道本然。茂卿得先儒之一過言。則如得一盜賊。凡此類不可枚舉也。且夫茂卿不知程朱之教精密敦厚。而爲與外人爭者。則茂卿之不知程朱也。猶鼓者之於文繡。聾者之於琴瑟。謂之非是。不亦宜乎。

茂卿之經解。求諸辭與事。宜乎。其不能明經義。凡讀書。不啻求於辭。當窮理以察其意。不則其意懸隔者有焉。戴記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類。是也。又論語民無得而稱焉。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不知肉味。大學食而不知其味。左傳猶有

童心。孟子不失赤子之心。經傳此類頗多矣。若泥其辭。則其義不啻天淵之異焉。

古人之經解。發明其義而止。莫有及謗誹者。茂卿之經解。則異於是。全篇皆是囂囂詬罵。此議論已。而題曰論語徵學庸解。可謂不知文體也已。且也。如彼之利口捷給者。聖門之所疾也。茂卿經解之非。予別有考。今且舉其目。以示之。大學以養老之義爲解。殊不知養老乃大學中之一箇而已。中庸以與老氏抗而立說焉。而子思未嘗與老氏抗也。前既言之。論語以琴原二



子稱名。爲不成他人之手。而二子外稱名者。不止一而已。公冶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又宰予晝寢。雍也篇。冉求曰。云云。先進篇。而求也爲之聚斂。憲問篇。南宮适問於孔子。是皆稱名。茂卿之踈古書。如是矣。

茂卿信荀卿。殊不知荀卿雖稱禮樂。而其實尚鞅之比。而非全學孔子之道者也。何也。荀卿無天無鬼神。挾其私智。強辯以排孔門之高第及思孟。而又曰。法不戢後王。此尚鞅之比。可知也。李斯之焚書。蓋從荀卿之意也。

仁齋徂徠不能知程朱之意。乃以爲竊佛老。說殄行。可聖矣。可畏矣。夫佛老之大亂我眞。程朱既詳論之。蓋二氏未觀焉耳。程朱之教。先王之道也。乃橫天理。止人欲。自仁義忠孝。至禮樂政刑。其理皆貫通於心。如是而後人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奚謂之同于佛老哉。獨奈茂卿之竊佛老何。彼曰。一切象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茂卿乃曰。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類。皆撫而有之。彼曰。舍利弗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茂卿乃曰。聖人不



惡惡。彼曰。平等之理。無二迹。茂卿乃曰。道無精粗本末。彼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茂卿乃曰。道者統名也。彼曰。明道若昧。茂卿乃曰。先王之道。若迂若達。如一一舉之。更僕難盡矣。孰謂茂卿異于佛老焉。茂卿作奇澁之文。欲奇其言。而自改我邦之地名。人名。官稱者多矣。讀其書。而不可識爲何某也。又其性書物者。必當物部之誤也。茂卿之經解。如議論。非遷就則矛盾。非附會則鑿空。其得義理者。殆希矣。世之學者。不知之。而

尊崇焉。可謂襲燕石也。噫。士苟志於道者。積切磋琢磨之功。則中正之教。偏邪之說。不必辨而可知也。

非物民終



非論語徵

追出

天明三年癸卯春

緑竹園藏

下谷徒町二吉田書店

池之端仲町

東都書肆

須原屋伊八發行



